

獨旅長路

【香港】依達



独旅长路

〔香港〕依 达

花城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香港青年庄子宾为追求艺术而远赴巴黎，师从名家安奴学画，随后两人坠入爱河。正浓情蜜意之际，事情突起变化，结局出人意表，安奴在爱恨交加中辞世，子宾带着爱人兼良师的遗愿，坚毅地独上人生长路……

这是一部构思巧妙，扣人心弦的长篇佳作。

独 旅 长 路

〔香港〕依 达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180,000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 7-5360-0718-3 /I·653

定价，3.25元

3.40

序

我喜爱写“情”。

亲情、友情、爱情、恩情……人与人之间，“情”紧紧地联系彼此。自十七岁我开始创作第一本小说，主角人物间，我用各种各类的情感来渲染他们，希望通过他们感动读者。

多少年过去，多少人物与故事都被描写过，但是我对小说的真情不变。

感谢花城出版社，将我的作品精选出来，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但愿每篇小说中的真挚情感，能令我与内地的读者朋友们产生感情，由这一本本的小说，来紧紧地联系我们，恒久不变。

依 达

一九九〇年二月八日

1

坐在画廊，我面对墙上的这一幅油画。

这已是我第十三次到这画廊来，画展只举行五天。

面对这一幅画，已经花十小时了吧。我屏息凝望，目不转睛。

油画挂在画廊墙角的一幅墙上，四尺乘六尺。

画布上是浅米色，有个女人躺在床上。

床置在低窗侧，窗外是遍地的野花。床上被褥浅米色。女人看不见脸，躺在床上，半裸身体。

床侧是个少男，坐在凳子上，默默呆望床上的女人。

那女人显然睡熟，睡得正酣，体态优美，线条柔和。

少男双手抓着一束鲜花，手中的花，跟窗外野花丛同一种类。

显然，他是摘了鲜花，上门来要送花给屋中的女人。

但是女郎春睡未醒，少男就坐在小凳上默默等待，耐心地等她睡醒。

这是一幅好静好安宁的画。

画中只见到女人的侧背，却很清楚地描绘出那个少男脸上的仰慕、爱恋之情。

我在画展开幕的第一天早上发现它，之后，对这一幅画着了迷。

我去了又来，来了又去，对这幅画，看了又看，欣赏了又再欣赏。

现在，我坐在远处墙边的长椅上，一动不动地凝望它；从远角度看它。

这个画展，是“安奴画展”，安奴来自法国。

我开始欣赏这幅画时，就去取目录，目录上注明，这一幅编排“二十二”号的油画，名叫《清晨的等待》。

目录上并没有标明价钱，属于“非卖品”。

再仔细看安奴的履历，是个欧洲知名的女画家，举行过私人画展不下数百次。

她与她的画“同游列国”，把她的精心作品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

她原籍法国，目录上有一小张她的照片，照片非常小，拍得朦胧。

她头戴一顶白帽，架一副黑眼镜。

我不对作者发生兴趣，令我发生兴趣的，是这一幅《清晨的等待》。

我的大提袋放在我的脚旁，凝视这幅画，我终于忍不住，打开脚旁的大提袋。

用手在大提袋内摸索了一会，我取出画纸，又拿出炭笔。我开始用炭笔，在画纸上绘画起这一幅油画的线条。

到画展来的参观者，已经不太多了，毕竟，这是第四天了，还有一天，画展就结束了。

我用炭笔在纸上画画绘绘，又不住凝望画面。

时间就是这样过去，时刻溜走，我不知不觉。

直到有人拍我的肩头，我这才将视线从手中的画纸上抬起来。

“你也想做法国名画家？”一个粗俗的男人声音问我。

仰脸一望，是个穿制服的画廊职员。

他一手拍我的肩膊，另一手指指我膝头的画纸。

他当然见到我想“拷贝”那幅《清晨的等待》。

“什么事？”我淡淡地问。

“你知道你坐了多少时间吗？”他看看手表，“我不知道，你是来看画展还是来佯装看画展，其实想享受这儿的冷气？”

我发觉他语带讽刺。

立即，我又见到他看住我身上的牛仔裤和脚上已断了线的胶凉鞋。

“看画展，要限时间么？”我有点生气，“坐久一会不行么？”

“不行。”他抿嘴，伸手向我一扬，“看看时间！”

我向他的腕表一看，心中暗暗一怔。

已是画廊关门时候！

我来了这么久？

“关门了。”他沉声说，“要来明天来，还有最后一天，明天一早来吧！”

没话说，我把画纸收起，把纸与炭笔全扔进大提袋内。

从长椅上站起，我背起大提袋。

“我相信你是逃学的学生。”那个护卫员在我身后说，

“整天在这画展溜进溜出，多少次了？你没其他地方可去么？”

我不做一声，走出画廊。

坐了两个站的“地铁”，我从地底踱上地面。

背着大提袋穿过马路，我上二楼，走进绘画室。

整班习画的同学已坐在室内，静悄悄地开始绘画。

黄导师已在台上的桌面上放了一具石膏像。

是米开朗基罗《两个囚犯》中的其中一具复制雕像。

用绳反绑双臂在背后的，上星期已经绘过，这一个星期，绘的是那座一手撑头，一手按着胸膛的裸体男像。

看见同班同学已经开始绘画，我知道迟了。

于是我提着大提包，在兰兰身边的座位上坐下。

兰兰的画纸上已绘上十字，分划了高度，在画轮廓了。

看她的进展，我大概迟了好久。

于是我架起画纸，取出笔来。

“庄子宾，你又迟到了。”黄导师在讲台上说。

“对不起，有些事。”我应，开始绘画。

“你的上一幅《囚犯》，是全班成绩最佳的一幅。”黄导师并没有责备，只跟我说，“这一座，希望你绘得更好。”

“是。”我应，开始画直线，分横线。

兰兰侧过脸来，看看我。

“又去看画展？”她低声问我。

“嗯。”

“去了几百次了。”

“十几次。”

“我以为你最重视这里的课程。”她边绘画边说，“想不到那个画展，比上课更令你感兴趣。”

“我去那里坐，时间怎么过去的，都不知道。”我边绘画台上的雕像，边说，“直到给警卫员赶，我才醒觉。”

“什么东西吸引你？”

“那幅画。”

“我去见过了。”她说，“只不过是一个女人在睡觉。”

我没有回答，想把迟到错过了的习作赶上。

“你一定爱上那个女人的裸体。”兰兰说。

“胡说。”

“喜欢裸体，也不必整天去。”兰兰低声说，“过两个星期，黄导师让我们画裸像。”

“哦？”

“女裸体。”兰兰泄气，“多令人失望，是男裸体，就劲得多。”

“色情狂。”

“你看。”兰兰望一望台上的雕像，“这一座米开朗基罗的《囚犯》，人说是痛苦之状，我却说不是。”

“不是痛苦状，是什么？”

“他一手按头，伸懒腰，另一手摸胸。”兰兰凝视良久，“我说不是囚犯的痛苦状，而是囚犯的性苦闷状。”

“废话！”我咒一声。

她冷冷地笑，令我也忍不住失声而笑。

讲台上的黄导师望向我们，我与兰兰立即收声。

从习画班下来，兰兰与我从马路边踱回去。

为了省钱，我不搭“地铁”。

兰兰住的地方比较远，但是每当下课，我总走回去。她总是陪我走，等我到了家，她才坐“地铁”。

她个子小，背的画包大，她既陪我走回去，所以一下课，我就替她背画包。

我自己本有一个大提袋，于是右肩上一个，左肩上又是另一个。

她总笑我，回家时左右肩上背两个大提包，活像一大清早派信的邮差。

班上的画，以我进步最快，兰兰学得比我久，但是黄导师一直认为，学画靠天分，我反而比兰兰进步得快。

班上亦有不少优秀的学生，近期，似乎是我超过了他们。

不过那全是黄导师说的，也许他有点偏爱。

导师总喜欢比较勤奋的习画者，也许兰兰告诉过一些我家里的境况。

不过，我曾经追问过兰兰，兰兰却说从未跟黄导师说起过。

不过我怀疑，她一定有。

穿过马路，兰兰看着我。

“那个画展，好像今天结束了，是不是？”

“明天。”我回答。

“那幅画真这么好？”兰兰莫名其妙，“你跟我说过那么多次，于是我去看看，也只不过如此罢了。”

“每人的爱好与观点不同。”

“真为了那个女人的裸背？”

“当然不。”我立即说，“我觉得好有意思。”

“指那一幅画？”

“那个少男摘了一束鲜花，显然是在窗外采摘的。他原来是入屋想送给那个女人的。”我向兰兰解释，“但是，进了屋子，发现她熟睡着，就不忍唤醒她，一直坐在床边等她睡醒，眼神中充满仰慕与爱恋。”

“你喜欢那种感情。”

“也许，它令我感动。”我说。

“真这么喜欢？”她笑了笑，“我有钱，买下这画做圣诞礼物。”

“那是非卖品。”

“难怪你天天去看，几天之内看十几次，应该记载入《世界之最》记录大全！”

“别开玩笑。”

“明天没有课。”兰兰走到“地铁”入口，伸手拿过我肩头上她的提包，“我跟你再到画展参观一下吧，看看那一幅画，是不是真的这样动人。”

“你陪我去？”我惊奇地。

“上次我对着那幅画，看不出什么名堂来。”兰兰一耸肩，“给你这么一解释，也许……能看出什么感情来。嗯？”

“好！那么明天约好了一起去，你先给我电话。”

“等我电话！”她把大提包一背，转身走进“地铁”入口去。

陈兰兰是个可爱的女孩，有时候没头没脑，口没遮拦，但这也是她可爱之处。

跟她在一起，永远是非常舒适，令人十二分畅快的。

她是一个快乐的女孩子，她一直想成为女画家。

黄导师说她有志气，有勇气，却没有灵气。

但是黄导师又说，勤能补拙。

黄导师爱他每一个学生，他说：“前来学画的，都是心地善良的人，他们都真诚。”

我相信这些人中，陈兰兰心地最真，最善，最美。

她是我最愿意接近的一个。

用钥匙开了门，发现大哥大嫂都在。

客厅里爸和妈又没有像往日一样地看电视，我就觉得奇怪。

再看他们的表情，好像谈话正巧中止，各人神色凝重。

尤其当我背着大提包走进门时，他们人人的目光，全盯住我看。

这种眼神，十分慎重，使我隐隐发怔。

关上门，我先叫大哥大嫂一声，再叫爸妈。

因为大哥和大嫂结婚之后，很少回家来，就算回来吃一顿饭，也是“跳过凳面”即刻就走那种情况。

他们是很少坐在客厅内，与父母从长计议的。

我正想进厨房拿他们留给我的晚餐，却听到爸的声音叫我：“子宾，你先过来，跟大哥大嫂谈谈，再到厨房吃饭去。”

果然，他们刚才一定在谈论些什么。

“是。”于是我放下大提包，走到厅内。

我发觉大哥和大嫂的两双眼睛，一直盯住我看，好像突然之间，在研究我些什么。

“什么事，子强？”我坐下，问大哥。

“我们吃了饭，就一直在等你回来。”大嫂咪咪说，“原来你去上绘画班课程，这么晚才回来的啊？”

“是。”我应。

“我们日里打过电话来，”大哥又说，“找了你几天，你都不在，我们就只好来，在家等你。”

“我去看画展。”

“子宾的画，画得不错，真的不错啊！”妈在一边说，“子宾，把袋内的画拿出来，拿出来啊！给大哥大嫂看看啊。”

爸似向我“哼”了声。

但是我根本没有伸手去拿我提包内的习作，坐在那儿，看看客厅内几个人的神态。

他们有什么事要跟我谈？

爸望望我，又转头看子强。

“子强，”爸于是说，“你跟子宾说吧。”

大哥还未说话，大嫂开口了。

“你大哥工厂扩建了。”咪咪说，“好些部门要用人，你大哥为了各地合约，在外国到处跑，厂里要人看住。子宾，你是自己人，一门子内的事，当然相信的是自己人。”

“我想聘你替我工作。”大哥说，“管人事部，再看管出纳部。”

“还有，”咪咪马上又说，“那儿有宿舍，大哥希望你住宿舍。”

我料不到竟是这么的一件事，顿时呆若木鸡。

“你在宿舍，可以看住夜班工人。”咪咪皱眉，“那些工人，一到夜里，没主管，像什么话！”

“不行。”我冲口就说，“这份工作不适合我。”大哥大嫂没料到如此率直，张大嘴，傻了。

“不适合你吗？”爸整个直跳起来，“那什么工作才适合你？”

“我要习画。”我说。

“习什么画？”爸双目直瞪，“这种画，学来有什么用？将来在街边画电影院广告啊？”

“你……伟宾……”妈站起身，想阻止爸说下去。

“电影院广告，现在都不必画了，你学什么？”爸一摊手，“天天回来吃晚饭，还要交学费！”

“伟宾！你少说两句。”妈忙嚷。

“你……你……你看！全是你！”没料到妈阻止爸两句，爸跟妈顶撞起来，“这个儿子，全是你疼坏！毕了业，什么事情不好做？东不成，西不就，却学画！学画有什么出息？啊！”

这一次，又来了！

这本来已是引爆几次的炸药，每一次，都被妈扑灭。

这话题是爸最敏感的，一触及，他就如引爆的炸药。

在他心目中，习画好像是一种我逃避工作赚钱的借口。

“子宾，”大嫂咪咪开口了，“你到大哥工厂里去做，自己人是不会亏待你的。这是个好机会，你大哥要人用，你考虑考虑。”

我看看大哥。

子强看住我，没声没响，他好像因为我的一口拒绝而生气，仿佛在埋怨我不识抬举。

“你考虑考虑。”咪咪说，“考虑清楚，给你大哥一个回

复。”

我没有做声。

咪咪吸口气，看看她手腕上闪烁着钻石光亮的“萧邦表”，站起身来。

“阿妈，时间也不早了。”她提高声调嚷，“司机的车子在街口等我们，子强，我们走吧。”

大哥在咪咪面前，一向比狗还听话，被妻子一催，马上起身。

“子宾，”子强走过我身边，伸手在我肩上一拍，“好好想一想，给我电话，给我回音。”

我没有表示。

爸说——声音十分强硬：“我下个月，月头押他来上工，放心好了！”

“走了！走了！”咪咪大声嚷，“子宾有头脑的话，当然不会放弃这机会的！”

一扭一扭的，咪咪走了。

咪咪屁股特别肥大，又要穿时髦服装，人影一过，一鼻浓浊香味。

我冷眼看他们出门，门掩上后我起身，向厨房走。

“子宾！”爸喝住我，“大哥大嫂那儿这份工作，你不去做，你就别叫我爹！啊！”

我的脚步略停。

这一回，事情严重。

爸一向憎恶我习画，他认为我习画，就失去赚那一千几百，或几千数百元月薪工作的机会。

在他眼中，油画是广告画，是三十年代戏院前摆着的那

一种人物像。

他老是盯着我习画而吵闹。这一次，事态严重。

以往说我习画而不找工作，他是小型式爆炸一番，妈总是按住他。

现在，有大哥大嫂这一份工作，爸是世界大战般的爆炸。

看情形，这一次难以按捺得住了。

我拖一拖脚步，终于不做一声，向厨房走。

进了厨房，听到客厅的电视声。爸待大哥大嫂走后，又开了电视，看他的节目了。

我拿起妈替我留下的饭菜，坐在厨灯下吃饭。

饭是冷的，菜也是剩的。

不过这些我是习惯了，为了在课室里学到绘画技巧，一切都值得。

扒了两口饭，妈走进厨房来了。

她看看我，走到我身边，坐下。

“你大哥大嫂来了，吃掉不少小菜，留下不多了。”妈跟我说，“今晚随便吃点，明天我弄红烧牛腩，冻了更好吃。”

我扒饭，心里想着那份工作的事情，越想越烦。

“这几天，怎么人影不见？”妈悄声问。

“有个画展，太好了，我天天去，”我告诉妈，“肚饿，我溜出去买个汉堡包，又溜回画展去，这样出出入入，看了十多次。”

“你看你，哎……”妈叹气，“大哥大嫂一直在找你，电话一个个的来，你人又不在，难怪你爸生气。”

“妈，再过一年半载，我就画得很好了。”我说，“我现

在已经很好了，黄导师说……”

妈看我一眼，替我盛了一碗汤。

“喝汤。”她说。

“但是这一次……是学不下去了。”

“谁说学不下去？你学，学下去”。妈不动声色。

我睁大双眼。

“你没听到爸说么？下个月要我到大哥工厂去……”

“他要你去，你就非去不可么？”妈说，“不要去。”

“啊！妈……”我抓着碗筷，整个人傻住。

“你大哥大嫂说得好听，叫你去帮他们，好像让你致富发财，哼！”妈正色说，“就算你要去，我也不会给你去。”

“妈……”我莫名其妙。

“子宾，你没见到你这个大嫂么？”妈忍不住说，“妖声妖气，好像是个皇后，不可一世。讨厌！跟你说，你太哥未娶她，对，是穷一点，但是，他一向有骨气，有主张，是个大男人，是我好儿子。一结婚，靠着咪咪的爸支持，弄了这么一间工厂，现在越做越大，看，他跟着你大嫂，像一条乞食狗一样。”

我听呆了。

“工厂是你哥哥努力才成功的，咪咪家人填了点资金罢了！”妈说，“看，咪咪现在封王了，我的儿子变成一条乞食狗！哼！”

“你爸老糊涂，懂什么！”妈又说，“我见到你大嫂这死相，我就讨厌。”

听妈这样说，我放下一半心。

“咪咪已从我手里拿去了太儿子，现在还想我的小儿